

SESSION 2020

**AGRÉGATION
CONCOURS EXTERNE**

**Section :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CHINOIS**

COMMENTAIRE DE TEXTE EN CHINOIS

Durée : 6 heures

Les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Xiandai Hanyu Cidian sont autorisés.

L'usage de la loupe est autorisé.

L'usage de tout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e tout autre dictionnaire et de tou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Si vous repérez ce qui vous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vous devez le signaler très lisiblement sur votre copie, en proposer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vre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vous devez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Hormis l'en-tête détachable,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votre copie ne doi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nsiste notamment en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la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INFORMATION AUX CANDIDATS

Vous trouverez ci-après les codes nécessaires vous permettant de compléter les rubriques figurant en en-tête de votre copie.

Ces codes doivent être reportés sur chacune des copies que vous remettrez.

Concours	Section/option	Epreuve	Matière
EAE	0424A	102	2765

Commentez en chinois le texte suivant :

母亲不打算和我说什么的神情，使我明白，父亲又在和母亲闹别扭。

我说，“妈妈。”我咽了咽唾沫，想压制住心口突突乱跳的慌乱，使嗓子里流出来的声音能够像一条直溜溜的棉线，不要打结扣，不要出现不流畅的断裂。我说，“妈妈，毛主席都说了，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我把那时候从小学校里“天天读”学来的毛的语录，终于直溜溜地说了出来，没有断住。

然后，我就说不出话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要搞团结”的这个“搞”字之微妙。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确是需要“搞”才能“团结”在一起的，他(她)们的性别角色、立场、心理、行为方式等等差异很大，以至于不“搞”是完全无法沟通的。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天然的“战”友，而不可能是天然的朋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搞”好了，就“团结”到一个屋檐下，形成一个小的团体来对付外界的一片片混乱的男男女女。他(她)们在家庭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下，收敛起作为个体性别的差异，淡化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维持住家庭的融和与安定，以便于一致对外。

当然，也有“搞”了“团结”之后，又“分裂”的情形。当有一天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强烈到可以置家庭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组合便宣告瓦解、崩溃。

这些道理，当然是我后来才慢慢领悟的。

这时候，我低着头，努力去观察土地上湿湿的泥巴正漫过我的凉鞋，在我的脚趾缝间穿梭，随着我的脚步的移动，那灰乎乎的泥巴出出进进时隐时现。

我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脚上，欣赏着这一种并不好玩的情况是多么的好玩，把自己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话来的哽咽的感觉，赶快转移分散掉。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母亲说，“你爸爸不想再让奶奶留在家里了。”

奶奶是我家的保姆，已经照料我们全家的日常生活好多年了。她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从奶奶来到我家，几年来她哭过

无数次。她哭的时候，为了不和她一起伤心，我就专注地留心观察她的那一只瞎掉的眼睛，我发现那只眼睛从未流出过泪水。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哭？

奶奶说，因为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不会伤心了。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死了，被她的男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给打死了。所以，她才离开了他，才来我家里干活，受爸爸的气。

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找你的男人，我要他赔你的那一只眼睛。

奶奶说，傻乎乎，长大了要嫁个好男人，就不会受苦。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关于奶奶要我将来嫁个好男人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有一个吃饭时总把筷子掉到地上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能根除)，一顿饭吃下来，总要换两双或三双筷子，因为我的兴趣完全没在食物上。我总是——边吃着，一边东望望西瞧瞧，吃一会儿就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拿起身边的一本什么书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看上一会儿，再接着吃饭。吃一会儿，又停下来，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又拿起什么。屡次三番，心不在焉，碗上悬放的筷子不免被碰到地上。每每总是奶奶再给我拿来一双干净的。奶奶便叨叨我说，“攥筷子攥得近，将来嫁得就近；攥筷子攥得远，将来嫁得就远。你呢，干脆把筷子弄到地上去，这么漫不经心怎么行！”

我不知道奶奶的这些老理有什么科学根据，就装作没听见，继续把筷子掉到地上。但是，我的确不是存心的。

奶奶对我的家庭的价值，是我长大之后才领悟到的。她默默无声地为着这个家庭的“荒地”，除草、灌木，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神。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节选来自陈染的《私人生活》第二章“一只眼睛的奶奶”